

漢書門			
九	四	一	二
五	九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九	四	一
書	二	五	二
類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2
冊數	5 (1)
函號	298 261

儒
家
五
二

298-26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淺草文庫

昔我文公講道於滄之上四方朋友輻輳

焉所學者非一人所講者非一事見有淺深

之不同故答云語皆因其材而開曉之無

非發明斯道之旨趣而所其求之於身也讀

是書者能以昔人之所疑便為今日之所問

能以先生之所答便為今日之所教存之於

心體之於身驗之於事則不待面命耳提而

能自得之矣吾友葉君雲叟讀文公之語錄

而取其會於心者編為一書名曰格言是為
有以寫得之矣既又慮其法博而覽者之未
易能也又為之目各以類相從使不待心思
智慮而瞭然目睫之間今將 攸以廣其傳
其為人謀者至矣惟讀者毋以為易覽易知
而能實用其力焉則是書其庶幾矣嘉熙戊
戌仲秋新安朱安謹識

昔於文公精於格言 之止四文限文神類

朱子語錄格言序

語錄格言十九卷文公遺書而龍泉葉君雲
叟所集也葉君家龍泉後徙考亭則文公已
卒從三山黃公勉齋以學初李公貫之集朱
門弟子所記刊于池陽是時學禁方開抄錄
未備李公蜀人未嘗登文公之門疑其裒集
有取未盡則以質之勉齋而鶴山魏公別以
黃子洪所錄為定歸語類達安楊與立以所

見聞則為語略或以其人或以其事或以其
書凡文公之至言閎論所為開端發鑰思過
半矣然勉齋與趙欽道不能不滿於語錄一
盡則以其從遊有早晚間道有先後記錄有
詳略甚欲更定之而鶴山之病者嘗與輔漢
卿度周卿言以為長好速由徑之心滋入耳
出口之弊有如文公所與張宣公議論者然
則為是書也其能無此患乎以遂觀之雲叟

之從勉齋日久凡文公言行知之詳者莫若
勉齋則其記錄之也亦必無張朱之所竊
議事各有所謂意各有所主朱張造道已有
本末惟欲其用力愈深則發言愈密今文公
之書所以垂教來世者譬猶登泰山而涉羊
腸泛巨海而舟瀟湘不此之由將焉從哉故
為勉齋者不嫌於略為雲叟者不厭乎詳及
其得之也高山大川無不在吾目睫矣獨其

第十九卷以及兵事故不得備衛靈公問陳
夫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譙天授學於曩
氏因夢八陣圖悟井田法而郭先生非之雲
叟之不取者蓋有為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孟子曰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者殺入者也有則民皆引領而望之兵不
可以易言也不得已
已居則曰吾不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裁願

以此足共格言之闕淳祐甲辰季春下泮專

易王遂書

語錄答問弟子姓氏

董銖

竇從周 丹陽人

金去偽

李季札

萬人傑

典國人
號正齋

楊道夫 浦城人

徐寓

字居父

林恪

石洪慶

甘節 臨川人
字吉文

龔蓋卿

繇自脩

林夔孫 福州人

錢木之

沈佃 溫州人
字莊仲

陳芝 字廷秀

徐容

黃義剛 臨川人
字去私

廖謙

潘履孫

陳埴

曾祖道

陳淳 漳州人
字安卿

饒榦 字廷老

閻丘次孟

鍾唐傑

魯可幾

李德之

周介 字公謹

李儒用

廖德明 南劍人
字子晦
號槎溪

陳文蔚 信州人
號克齋

楊至 字至之

黎季成

鄭仲履

周伯壽

郭友仁

輔廣 字漢卿

余大雅

李閔袒 邵武人
字守約

李方子 邵武人
號果齋

葉賀孫 溫州人
字味道

右四十四人

暖淵 四州人
號蓮蕩

新編晦菴先生語錄類要目錄

後學括蒼葉士龍編次

卷之一

太極

命

卷之二

心

心性

卷之三

總論四端

卷之四

義

禮

敬義

氣性

仁

仁義

智

敬

卷之五

誠

忠恕

卷之六

陰陽造化

律歷

卷之七

鬼神

卷之八

古今人物

卷之九

君道

卷之十

道

忠信

五行氣運

天文地理

禮制

祭祀

喪葬

卷之十一

古今事類

卷之十二

政術

卷之十三

科舉

處變

警戒

卷之十四

學術

卷之十五

昏禮

官制

刑法

儀刑

出處

持養

卷之十六

論經傳子史古今文集

卷之十七

讀書法

卷之十八

議論

字訓義

雜說

為學工夫

疑難

論異端之學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目錄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一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太極 其詳已見周子圖義

文公曰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

極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

又曰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而有此道理耳

太極者不離陰陽而為言亦不雜陰陽而為言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

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

其極致故曰太極以理言之不可謂之有以物

言之不可謂之無

問太極而有動靜是靜先而動後否文公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而不動無動而不靜譬諸

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
文公曰其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文公曰雖是如此然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又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
大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大極埋

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也動靜猶馬也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出入蓋一動一靜而大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太極二五行所以妙合而凝也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則所謂太極者也
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曰不是動後方始生陽蓋才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

本是靜靜之上又須有動所謂動靜無始今日
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陰陽無處無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
而下陰仰手爲陽覆手爲陰向明處爲陽背明
處爲陰正蒙曰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
并降相求絀緼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
謂是也
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只是動未動又只是靜伊川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
大極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
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箇消長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飲食皆太極陰陽之理也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
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
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乎土五金之屬皆從
土中旋生出來

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把眼前個動斬截說起如
今日一晝過了便是昨夜過便是明日晝即今
晝以前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如今要
說時日也只從今日子時起其實子以前豈是
無子

文公曰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問曰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否

曰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又問曰動靜是氣也理為氣之主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遂有氣既有氣則理在乎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這理處處皆混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一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

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

命

文公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之所付子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

或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却是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文公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明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

十有餘其稟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
看史傳見盜賊之爲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
死爲其全得壽考之氣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
或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
不得不盡如何文公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
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是也若謂
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一覆壓却是專言
命不得人事盡便是命
陳淳問命字有專以理言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
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
受天所命
問顧諱天之明命顧謂常日在之天命至微恐不

可日在之想只是顧其發見處文公曰只是見
得長長在面前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
其倚於衡豈是有賜物可見
問命不足道也文公曰到無可奈何始言命如云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
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焉是爲彌子瑕說聖人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
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
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
不消得言命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一

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互取之如何文公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人心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飢渴而欲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者有不可以食者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皆能之此

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悖其父此人心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以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知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两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爲所雜也此言亦自是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毫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个界限節制湊着那天然恰好處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
心包蓄不在隨事而發恰如寺中藏除了經函
裏而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
心只是一个小心非是以一个小心治一个小心所謂存
所謂收只是喚醒而不
人須是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
是木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
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
得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始臨深淵方能爲赴
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今學者只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

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全無干涉須是身做根
抵

文公謂廖子晦曰正合做切已工夫只管說外邊
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須
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騖外
此个心須是管着他始得須有一本原須將操
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須有
倫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仁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
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心要在腔殼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斷宵
中膠擾故以窮理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說時事遂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須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遇事接物皆然截斷二字最緊要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聲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要專心致志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開去不可不察文公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何謂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

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處失其本心學者請益文公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縱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其他用工總閑慢要須先就自心者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九所謂是非美惡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從天理上行方見大九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遂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个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此一个心須每日提撕令常醒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

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
此莫令走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
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
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
何以得他專一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文公曰即求者便是賢
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此心復求心即
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
得此心却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
何更求爲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欲常常惺覺莫
令放失爾然功成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
類他如推車子初推亦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
却類他以行又曰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

方類此做事業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
欲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
且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
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
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
大有虧本自高明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
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
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
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籠一事學
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處猶是心籠
一息不存即爲籠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
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無毫髮間斷則天理常

存不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學者因言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文公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大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盡其情多少快活
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書盡是
杜撰鑿空說元與他不相似
有人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曰某只是先立其大
者文公謂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
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孟子又說學
間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非是心放
出去又討一个心求他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
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曰學
者只緣斷續處多文公曰只要學一个不斷續

問精下文公曰精是精別此二者是守之固也
公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
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
以行之此說甚好且與會
問蘇季明問伊川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靜字下
大動字曰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
中有物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
之理否文公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
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
乃鏡之光明否曰却說得近似只是比類夫靜
中有物者只是知覺又問曰伊川云纔說知覺
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如知得寒覺得
暖是知覺一个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

言錄卷二
六
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但只是瞌睡
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個心終日放在那裏去
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
人終日放去一個身恰似個無梢工底船流東
流西船上都不知其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
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義理而今硬
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會長進
大抵且須收拾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
問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
一理會這一件便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只
在行上坐時心只在坐上
心寬平便大不要先有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
問然不急迫如有禍亂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

獲亦未要便歡喜少間未必不禍更轉為福福
更轉為禍
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
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
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
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
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
你為善欲不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不為惡知
得到了直是也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
也須收拾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
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
又曰只敬心便一
學者問近思錄一條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忘生尋所寓
只有操之而已文公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
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尋這
所寓便是有兩個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
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
禮三四个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
面二字要挑出天理人欲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是非禮是一個物事禮又是一個物事勿又是
一個物事只是勿便是一個主宰若恁地操守勿
令走作也只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
他聖人只渾淪說在這裏使人自去看
今且收拾這心不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
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

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管去
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
許多雜亂許多驗客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
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明道謂聖賢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看下一句必不
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伊川謂心本善流入於
不善乃放也四端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廣而
充之心放則頑冥莫覺流入於不善是失其本
心如向謂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
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懷恐懼好樂憂
患不得其正心不在焉亦是放二說未嘗相礙
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

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心如今最要理會此心善與不善許多言語鉅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有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尹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斂故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不着得些子事只有一个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

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藥味道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試驗之平日常看書否則思索義理其他邪妄不見來纔心下稍空閑便要思量別所在去這當奈何文公曰纔學閑便不閑纔要靜便不靜其向來亦如此可將明道荅橫渠書看因舉其間非外是內之說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將見成底道理去看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即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家中屋下合有許多家什必須常常點檢過若

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
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此最緊要下云先立乎其大者此即思也
心元有思須是自主張起來
盡心是九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欠缺漏
處方是盡存心非獨是初間工夫初間固是操
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此存字無
終始只在這裏
今於日間空間時收得此心在這裏這便是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
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
逆天理常常恁地收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

伊川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
方始應得萬物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
新民

文公語黃先之病處數日諄諄先之曰自今敢不
猛省曰何用猛省見得這个是緊要便拽轉來
如東邊不是便挈過西邊只某夜來說得不力
公領得猶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
一下打破沙瓶便了今只看一个身心是誰
底是自家底是別人底若是自家底時今纔挈
轉便都是天理挈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
道理是為自家是為別人看許多善端是本來
自家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安身上

只恁地看便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才思便在這裏某嘗說孟子雞犬之喻未甚切
雞犬有求而不得而心則無求而不得才思便
在這裏更不離步只便在這裏人多不思爾莊
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可
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如
傑紂盜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才會思便
又在這裏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換了後面未
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才思便在這裏這失底
己自過去了自家才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着
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
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

去

汪長孺曰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
本一氣運於無形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
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
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恁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或曰顏子多是靜處下工夫文公曰若如此說當
不遷怒不貳過時節此心須別有安頓處看公
此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
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
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

在黒卒卒地此却是佛家之說人固有初學未
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只是略如此
然作个人事至須着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
家去靜處當怒則怒當喜則喜更無定時只當
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
將心頓在閑處得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着精采也又曰
孟子求放心說得已是寬若居處恭敬二
說更無餘欠
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事事却從此做
去因言此心至虛細而毫芒纖芥之萌便知便
覺六合之外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幾千萬
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裏這個神明不測至虛

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
利欲被利欲將此心包了起居動作只知有甚
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個
物事

劉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
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个主宰在這
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
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个
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歸着如有个屋舍了零零
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金
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安頓在東邊草裏明日
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只是一个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

延平先生嘗曰人之念慮若是顯然過惡萌動處此却易見易除却惟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學者曰人心放之甚易然收之亦甚易文公曰收之因易但恐不能得悠久存耳

潘子善曰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文公曰若長醒在這裏然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

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之發必知是屬惻隱耶羞惡耶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十分明白方有受用處

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文公曰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文公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亦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亦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未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聖愚一同但其已發時

言錄卷二
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爾文公因問董銖曰伊
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
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觀之恐無
未發時存養工夫文公曰諸公說求之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
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着他放下要得
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
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
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似未發時一般方是兩
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尋
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
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
上說理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

以爲未當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
爲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文公曰只爲諸
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家兄弟說得
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
張仁叟來說書多是捏合來說都不詳密乃是心
上病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存養
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先
生因令自去檢點一日間試看此心幾個時在
內幾個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康靖公以黑白豆
投甕中記善惡念之起善念起則投白豆惡念
起則投黑豆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已而白豆多
黑豆少久之則白豆亦少矣此是古人做工夫
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
个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
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
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
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
無暇及之矣若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
得幾行書亦何益
竇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用心從周云收放
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
常察忘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說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
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
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

周說先妣不幸從周憂痛無所措身因閱西銘
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自此遂棄科
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爲累今家事盡
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
是侍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
生又問畢竟如何用心從周曰仰慕顏子見其
氣象絕好如三月不違仁如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如克己之日從周今只察私心欲去盡然亦
極難頃刻不存則亡才着意又助長覺得甚難
先生曰只得恁地
收放心只是收物慾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却
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慾分明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

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
五峰先生說如齊宣王不忍觳觫之心乃良心敬夫說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然却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為物蔽物來自見
問范純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程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是否文公曰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與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卿此則有說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心却都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
或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文公曰然曰思與敬何如曰人

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个把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煞有力
或問存心文公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如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如作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須如此始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
問伊川言滿腔子裏是惻隱之心如何文公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處見於應接方知有个是與不是
問范純夫之女說心文公曰此是此女資質美心

定後見得他心無出入故如此說孟子却說得
大為常人言之與不與
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却推出去孟子云
學問求其放心四端廣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
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心所能虛靈也耳目之
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既有耳
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
有物
學者云向見先生教童輩鄉於心上着工夫教日
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文公曰若如此塊然而
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
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

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
耶
纔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个主宰如何
則是
大九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
有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
點學問氣象
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有冷
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學者須當於未發時加涵
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
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
混沌以涵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
既思便是已發

康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
少平易
問曾子戰戰兢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
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
至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
萬化剗眼中便走失了剗眼中便有千萬里之
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個道理
石子餘告歸文公謂之曰今要下工夫切告且獨
觀昭曠之原不須得在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
此中昭明條暢自覺無許多室礙方取文字來
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
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
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着公既年高若不如此

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允執厥中只是个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个執
得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
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
舜教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
三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
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
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個道理雖是聖人治天
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不失其本心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

所知純一無偽
人能操存是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
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喪省察不費力
問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文公
曰本只是一个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
便是這四者之總統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
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
露雪霜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個便是
那太虛只是便雜那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
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

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心之知覺乃是那氣之虛
靈底視聽聰明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
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
性非道弘人是性不能檢心邵子曰心者性之
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只是
文公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又曰有一分心向裏
得一分力有兩分向裏得兩分力
又曰惟心無對又曰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
是這一个心又曰人常恭敬則心常明又
曰心是具情性者又曰心者氣之精爽又
曰心以性為體又曰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
善又曰人只有一个心若不降伏得他更做甚麼人
性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又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又曰性有五太。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文公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之人。問告子言生之謂性曰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翹魄九動用處只說得个形而下者。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明塞所以

有人物之別

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如鄭康成解天命之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五峰胡氏說性本無善惡發然後有善惡孟子說性善自是歎美之辭不與惡為對蓋其說始因龜山問總老而荅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言本然猶可曰歎美之辭則大差了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其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總老亦南劍人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文定得其

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
惡為對者又自別有一善常總之言初未為失
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夫
壞了便是惡既有惡則與善為對今他却說有
兩樣善近來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
畫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
人性雖同氣稟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
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
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則惻
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火水亦然
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

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
就下也文公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
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
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
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
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
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
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
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後段所謂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明則謂之神某
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
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个个亦如此
一本

程子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初無安頓處且如一句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聖賢千古未盡之意甚為有功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

伊川先生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體統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

說性之根基理是个公共底物事不解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

文公曰韓愈之意人多看不出他初便說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所以為情者七喜怒哀樂愛惡欲下方說三品看其初語豈不知得性善他只欠數字便說得出黃嵩老云韓子欠說一个氣稟不同先生曰然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說性惡善惡混都只說得氣如孟子韓子之言便是不論氣所以不全又曰韓子云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此語自是他已見大意但不可便說差了荀子只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揚子是好許多思量安排方要把孟子性善之說為是又有不善之

人方要把荀子性惡之說為是又自有好人故
說道善惡混温公便主張揚子而非孟子程子
發明出來自今觀之可謂盡矣
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
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
故孟子言性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
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
之本善必矣
呂氏言中即性也文公曰中是虛字所以狀性之
禮段與性即理也不同意是實字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
即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
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才

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
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
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理已具
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是說性便已涉乎有
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
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而見得其本體元未
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
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
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因可默識矣如孟子
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
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
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
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

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徃徃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已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熏染得不好了雖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却言有本性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

問性為萬物一原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形質則無所寓然人

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問孟子

言性與伊川言性如何文公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攷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黃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
反說得低了文公曰依舊是氣質上說其嘗要
卜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
或問大學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
曰此徒順只是那陰陽之性
學者問孟子有性焉有命焉一段文公甚喜以謂
某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
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
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
是充滿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
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無欠缺

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
程子曰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
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
人則謂之情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
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
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
之理亦何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
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
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
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
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

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
受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
受之性亦如是耳
問陰陽五行稊順五常之性曰稊是稊得那陽之
氣順是稊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稊得那五行之
理人物皆稊得稊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咬
人底便是稊得那稊底性不咬人底便是稊得
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是稊那稊底弱底是
稊那順底稊
問惡專是氣稊如何明道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曰既是氣稊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了蓋性
只搭附在氣稊上既是氣稊不好便和那性壞
了所以說濁者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木是清却

因人撓之故濁也
性是道之形體道是性之發用處性是那道之骨
子見於行之謂道性是體道是用率性之謂道
亦此義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又曰性只是此理
呂與叔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
物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問氣質之說曰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
有補於後學韓退之原性說得自是但不曾分
明說是氣質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
亦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荀揚說

性惡善惡混至張程之說立諸子派矣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至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須當日
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
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廣其量則廣大無窮
故孟子曰知皆廣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
不惻隱有當羞惡而不羞惡有當辭而不辭當
遜而不遜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者皆失其本
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
用做工夫處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
體心者性之邪邪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

車語極有理

橫渠曰心禦見聞不弘於性文公曰禦字不可作
止與當字禦有桔意心桔於見聞則反不弘於
性耳

論心性情之別曰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
情此其脉理其實極是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
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
是心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

捨心無以見性捨性無以見心故孟子言性每每
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辭
遜是非之心

或謂喜怒哀懼愛惡慾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
是怒自羞惡發如喜愛慾都自惻隱發文公曰

哀懼也只是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
為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文公曰大抵都生於心性字
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
命之謂性要須天命个心了方是性
問心統情性如何曰統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
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不又曰
入受天地之中只有个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
而感性是體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
智是性然又有說仁義之心這是性亦與心通
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
心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
是性情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性情如何文公曰意也與情
相近問志也與情相近否曰只是心寂然不動
方發出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
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
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且自子細看自見得
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
動則為性心之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是
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
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
底如我欲仁是欲之好底欲之不好底則一向
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又大段不好底欲則滅
却大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

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底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
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
情發之欲乃是可愛之意
學者問文公曰明道謂稟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
心伊川則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
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
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
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兄
弟之說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為心是耶動為
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
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
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
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

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
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
心情為是耶此心性情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
又如伊川之論才亦與孟子言意不同孟子言
才處有四如曰非才之罪又曰不能盡其才者
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
才焉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云
才有善有不善願先生啟發之文公曰近編近
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
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
二程先生說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云感為

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別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門人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正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是才也至伊川謂才却是指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分明與人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言人惟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右與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先生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先生故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

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看个氣質說如何說得通韓愈論性比之荀揚儘好將性分三品亦是分氣質之性但欠一个氣字耳又問既是孔子指本性而言則孟子謂才無不善乃爲至論矣至伊川却云孟子未暇與公都子一一與他辯者何也曰此伊川一時被門人逼着且如此說了伊川此等處亦多不必泥也

劉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個路子隨這幾個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只是心

胡寂器問心性如穀種否曰若以穀譬則穀種便是心那為粟為菽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曰心者性之邪郭也包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義出來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又曰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七情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文公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必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分屬五行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

覺之妙用是盡心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

孟子說性不曾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

氣

文公曰有是理故生是氣又曰氣非降無時止息

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而擅有之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在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有盛衰之不同惟是養成浩然

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來來去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便自有美有惡也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夜氣靜人心每日格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惟夜靜庶可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過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熟讀深思道理自見這存字是个保養護衛底意思文公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

凡一事須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到極處即克治充廣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徃徃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則其大者小剛者弱耳學者問平且之氣緣氣弱易爲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理只有个進步崖將去是第一義漸漸崖將去自有功這處只是志不果若於此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

不得且備負做些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
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智識這是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有個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之氣
勉齋曰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葉味道曰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文公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察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籠了精又籠形又籠至於說翫說魄皆是說到籠處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

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然養得成若不見得真是真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糊鶻突如何會浩然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汶分曉漸漸衰索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慊於心氣便餒了若見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怍這氣自浩然如猪胞相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滿周徧若無許多氣便厭了這氣只論個浩然與餒又不然只是驕吝又曰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工處塞乎天地之間乃其效也
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

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 又曰以直養是
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
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
能搏取浩然之氣也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做
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
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
問人能仰不愧俯不忤便有充塞天地氣象否文
公曰然才有慊於心便是餒了如項羽一个意
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十罪便覺沮屈去不得
也

潘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
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

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理與氣相離
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
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個氣
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將稅賦都放了
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便要他納緣被他近了
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籠而理微又如
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
正要救這些子

或問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歛曰其氣已散
收歛者乃其理耳又曰冬間地下煖便也是氣
歛在內否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煖底乃自是
生來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
或謂終未曉橫渠氣質之說曰性是天賦與人只

一 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有厚
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皆自氣
質上來
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
志則氣當自清矣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
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
志而略於氣故也因舉程子云學者為習所奪
氣所勝只可責志
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天理純而
氣則雜又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
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
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問孟子言平且之氣甚微細如何會養得完全曰

不能存得夜氣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
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
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明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
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這兩
字是个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
理夜氣便添得一分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
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
氣便添得三分日日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
添去這氣但盛日間悠悠恁地過無工夫不長
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
減了二分第三日如此又減三分如此枯亡轉
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
見作壞這處便是枯之反覆其為禽獸不遠矣

問仁義禮智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
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爽之氣便
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
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
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
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天天有那
氣生一个人出來便自有許多物隨他來又
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
其稟得來如何稟得來厚那道理也備嘗謂命
譬如朝廷詰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
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
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
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

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
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
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

韓愈說生而知其惡者皆是合下稟得這惡氣有
氣便有性有性便有氣

氣只是這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
問大學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偏且塞者為物
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
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火爐溶鐵其好者
在一處其查滓又在一處又問氣有清濁而
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
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精光自然發見至愚
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

言金卷二
三十一
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與他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而物類中亦有知君臣父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爲不能克治耳或氣稟昏愚而私慾深固其勢雖順且易者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工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其易而反爲至難矣

孟子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只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夜氣只是這個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如日間日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

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這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閒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

問且晝不枯亡則是養得這氣清明否文公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多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微矣

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

孟子說養氣本說得粗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又曰天地吾身之氣非二又曰夜氣存則清過這裏來

